

永樂大典

一

卷二千七百四十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七百四十一 八灰

崔

崔台符

宋史列傳。台符字平叔。蒲陰人。中明法科。爲大理詳斷官。校試殿惟仁宗賜以盡美二字。熙寧中文彥博薦爲辟敕。

判官。除河北鹽牧使。入判大理寺。初王安石定按問欵米法。來朝以爲非。台符獨舉手加額曰。數百年誤用刑名。今乃得正。安石喜其附己。故用之。歷知審刑院判少府鹽。復置大理獄。拜右諫議大夫。爲大理卿。時中官石得一以皇城僕遷爲獄。台符與少卿楊汲極迎伺其意。所在以鍛鍊笞掠成之。都人惴栗。至不敢偶語。數年間麗文法者且萬人。官制行。達刑部侍郎官至光祿大夫。元祐初。御史林旦上官均發其怠。出知滁州。又延秋使相州。後兼監牧使卒。年六十四。舊制武臣至內殿崇班。始著具服。台符言大丈夫判司猶許用袞。武臣五歲一遷。自借職四十年乃得通朝籍。輕重不相準。請自供奉官即用袞。從之。嘗使遼。至其朝。久立帳前。償者不贊導。問其故。曰。太子未至。台符詣之日。安有君父臨軒而臣子偃蹇不立。久立

使者禮子。償者讐。贊導如儀。

崔與之

宋史列傳。與之字正子。廣州人。父世明因場屋。每曰人不

少卓犖。有奇節。不遠數千里游太學。登紹熙癸丑進士第。廣之士由大學取科第。自與之始。授淳州法曹。常平倉久弗葺。慮米為雨損。撤居廨瓦蓋之。郡守欲移瓦常平之積。堅不可守。敬伏而薦之。誠淮西提刑司檢法。富民有窘於豪民。逋負歟。死其子。狃之者。其畏歟。流之。與之同。小民一時計土無聊。忍使一家轉徙。況故殺子。殊罪止徒。卒從之。知建昌之新城。歲適大歉。有強發民廩者。執其首折手足以徇。盜為止。勸分有法。貧富安之間。裕用兵。軍旅所需。天下騷然。與之獨實以係省錢。吏告月解不登。曰。庫罷去和糴。令下與之獨時償糴。今民自槩。通判邕州守。武人苛刻。未嘗不時給。諸卒大閑。漕司檄與之攝守。叛者帖然。乃密訪其首事一人。斬之。閩邵以寧。擢守賓陽郡。政清簡。未踰年。提點廣西刑獄。徧虛所部。至浮海逃。朱崖。秋毫無擾。州縣而停。卒裁決英廉。劫食風米凜然。朱崖地產皆墮。民或取其業以代。若州郡征之。歲五百疋。瓊人以吉凶織馬衣。余工作婦人。官

役有至一年者。奔淮達老民尤苦之。與之皆為榜先。其他利病罷行甚界。
獲之人次真事。為海上澄清錄。嶺海去天遠。刑獄慘毒。用及鼓槌鐵人鹿。
蹄木棍之類。催科差役。有領長卷用印到限銷釗。請憑由等錢之號。至官
吏下鄉。排門對訟。則弊尤甚。皆疏其條目申諭而痛懲之。高惟月嘗鍛之。
號嶺海使民榜。廣右僻縣多右選。攝事類貪黠。與之請拔廣來循諸邑。減
舉負賞格。以勸還人。照寧免役之法。獨不及海外四州。民破家相望。與之
誠舉行木果。以語頽殘。錢守璣遂行之。召除金部郎官。時郎官多養資。望
不省事。與之鉅細必視省決。吏為欺者必狀之。莫不震栗。金虜因於璣連
汴京。朝議疑其為進迫。選帥淮東。寧宗宣引入內。親遣之。奏選守將集
民兵為邊防第一事。既至。浚濬廣十有二丈。深二丈。西城濶勢低。因疏塘
水以限戎馬。開月河置釣楊州城。與堡寨城不相屬。萬乘夾土地往來。為
易以覽。因滁陽山林之阻。剏五寨。結忠義民兵。虜犯淮西。沿邊之民得附
山自固。虜亦疑設伏。自是不敢深入。維揚兵久不練。分墊勇鎮淮西軍。月
以三八日督馬射。令所部兵皆微行之。淮民多蓄馬善射。砍依萬弩手。法
創萬馬社。募民為之。時相不果行。浙東饑。流民過淮。與之間門撫納。所活
萬餘。楚州土役繁。士卒苦之。叛入射陽湖。士卒多從之者。與之給旗帖招
之。求聞呼皆至。首謀者獨遁。不前擒戮之。分其餘隸諸軍。山東卒全以
宋末歸與之。移書時相謂自昔召外兵以集事者必有後憂。時相欲圖邊
功。諸將皆有僥倖心。都統劉珙承密到取潤州。兵渡淮。而後牒報珙全軍
覆沒。與之憂憤。與書時相。言與之未郵五年。士卒之勇悍者愛惜如子。今
以萬餘士卒之僉。壞於一夫之手。敢將乘勝襲我。未幾虜入寇。時相鑿三
書。俾議和。與之答。謂彼方得勢而我與之和。必遭屈辱。今山寨相望。遙民
未參已盡輸歲。野無可掠。諸軍與山寨併力勤追。勢必不能久駐。光宋海
邊。山東諸商。若為指。豈望割逼通才以任和議。與之自劉珙故。亟脩守戰
備。遣精銳布要害。虜深入無功。而和議亦寢。時議欲不除江淮制置委兩
淮。帥臣互相為援。與之啓廟堂曰。兩淮分任其責。而無制閫總其權。制閫偏
緩誤事。議遂寢。召除秘書少監。軍民逃遁。無復與之力。辭召命充歸。特度
僧起居不已。四次。池口已聞烽。虜寇邊。乃遣朝奏。令邊聲可慮者非一。惟
山東忠義區處。要不容緩。前後屢疏數千言。每數奉虎將自適。患未與成。

永樂大典

卷二七四一

都御董居誼以賊貨爲叛卒所逐。總領楊九鼎遇害。蜀大擾。與之以選除工部侍郎。成都至。即帖然。時安丙握蜀重兵久。每忌蜀。抑之。自東而來者。至是獨推誠相與。安丙薨。詔盡護蜀之師。聞誠布公。兼用美蜀人士之望。附循戰士。人心悅服。先是軍政不立。戎帥多不協和。戊寅之春。劉昌祖在西和。王大才在沔州。大才之兵屢敗。昌祖不救。遂棄。皇郊已卯之春。吳政也。鳳州。張威也。西和。虜自白蓮堡突入黑谷。威不尾襲而追。路由七方。開上青野原。虜遂入鳳州。與之戒以同心體國之大義。於是戎帥協和。而軍政始立。先是安丙嘗納韓夏。合從之請。會師攻秦。卒而韓夏不至。我師遂有皇郊之敗。與之至是。脩邊將不得輕納。脩年。韓夏復侵攻金虜。俄遣百騎入鳳州。邀守將求援。兵與之使都統李冲諭之。目通。問當遣介持書。不敢。既。既鏃榜邊關。諭招納。虜謀得之。自是上下相安。多所屠戮。人無固志。以至於亡。蜀。歲時凶。戎司馬萬五千有奇。聞。禧役。安丙裁去三。

之一。嘉定損耗過半。比與之至。馬僅五十。與之移檄茶馬司許。戎司自於閬外收市。如舊嚴私。高之某給細茶。增馬價。使毋為金虜所截。總司之給料不足者。亦移檄增給之。而馬政舉失。乞移大帥於興元。雖不果行。而凡閬外林木。厚加封殖。以防虜騎衝突。陽茅。盤半嶺。皆極造就。天險。因厚閬探者。資。伏。竚。虜動息。悉知其邊防密失。總計吉道。首撥成都府等錢一百五十萬緡。助雜本。又慮閬外歲。雜不多。遂木三十萬石。積。沔州倉。以備不測。初至府庫錢僅萬餘。其後至千餘萬。金帛稱是。而半儲充失。蜀知名士。無不薦進。間有名浮於實。則其才考亦虛虛言之。沔即趙彥呐。方有時名。與之獨察其大言亡實。他日誤事者必此人。移書廟堂。欲因其乞祠而從之。不可。付以邊藩之寄。後果如其言。與之以疾丐歸。朝廷以鄭摶代。既受代。虜謀知之。大怒。與之再為臨邊。虜乃退。除禮部尚書。不升。便道歸廣。蜀人思之。肖其像於成都仙遊閣。以配張忠定。趙清獻。名三賢祠。理宗即位。除中書沙辭。除江西辭。既親政。除吏部尚書。親濂泉輸以起之。皆力辭。金亡。創廷議取三京。聞之頃足浩歎。繼而予祠亦辭。俄除廣東經畧使。兼知廣州。先是廣州權鋒軍。達成建康。留四年。比徵戍。卒。踰宿。就留。虔江面。又四年。來西轉戰。所向皆捷。而上功幕府。不報。未徵戍。又不報。遂

相半倡亂。縱大忠陽郡長驅至廣州城。聲言欲得速師。洎募屬甘心焉。與之家居。肩輿登城。叛兵望之。俯伏聽命。曉以逆順禍福。其徒皆釋甲而首謀。數人懼事定。獨父禍遂幸之遁去。入古端州。以自固。至是與之聞除命並拜。即家治事。屬提刑彭鉉討捕。督移審。遷人無知者。俄而所調諸軍畢集。賊敗。請降。桀黠不悛者戮之。其餘分隸諸州。上於是注想彌切。拜參知政事。并右丞相。皆力辭。訪以政事之孰當罷行。人才之孰當用捨。與之力疾奏。人主人才。自足以供一代之用。惟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忠實而有才者上也。才雖不高而忠實有守者次也。用人之道。毋越於此。蓋忠實之才。謂有德而有才者也。若以君子為無才。必欲求其才者。用之意懈。或差名實。無別君子小人。消喪之勢。基於此矣。陛下廉精更始。擢用老成。然以止人為迂闊。而疑其難以集事。以忠言為矯激。而疑其近於奸名。任之不專。信之不篤。或謂世數將乘。則人才先以凋謝。如真德秀洪咨夔魏了翁方比柄用。相繼逝去。天意固不可曉。至於敢諫之臣。忠於禹甸。言未脫口。片逐隨之。一去而不可復留。人才豈易得而輕棄如此。陛下悟已往而圖方未。昨以直言去位者。並加峻擢。補外者早與召還。使天下明知陛下非殊違正人。非厭惡忠言。一轉移力耳。陛下收攬大權。患婦獨斷。

謂之獨斷者。必是非利害。胷中卓然有定見。而後獨斷以行之。似聞獨斷以未。朝廷之事體愈輕。宰相進擬多沮格不行。或除命中出。而宰相不與知。立政造命之原。夫其要矣。大抵獨斷當以兼聽為先。兼不兼聽而斷。其勢必至於偏聽。實為亂階。威令雖行於上。而權柄潛移於下。失人臣。昨和伎在黃岡。而賊兵之犯淮。犯蜀自若。今邊臣主和朝廷雖知而未嘗明有保。亦當議而行之可也。又曰。比年以來。變故屢出。不知其幾。夷狄之桀鷙盜賊之跳梁。雷電之震驚。星辰之平異。皆非小故。至如京城糧鹽之厄。七年而兩見。豈數萬戶生靈。皆獲祚於天者。百姓有過。在于一人。此陛下所當凜栗。惟有求直言。可以裨助君德。感格人心。又曰。南陽近屬秦府舊僚戚姓。表裏之親。以至凡有殊髮黃綠者。號不來問同僚。以求其所大破。近習之臣。朝夕在側。易於親昵。而難於防閑。司馬光謂內臣不可今其未訪外事。及問以羣臣能否。蓋干預之門自此始也。若謂其所言出於無心。宜知變急之私。此固而入。其於聖德。寧無玷乎。上覽奏嘉歎。趣召愈力。控辟至十有三疏。嘉熙三年七月。乃得致其事。从幕梓妃公寒花晚節之詩。自號曰菊坡。家居職名御廩米色之入。月錢文數十千。自領鄉都。成丈母

得使給凡俸祿皆以均親黨。嘉熙己亥十月一日丁丑先。壽八十有二。遺戒不得作佛事。蓋增城孫古華山謚清獻。丈臣震叔贊司。與之守淮。呻歎忠而有謀。使用之盡其才。邊鄙晏然。坐銷敵患於無形可也。嘉定權臣。乃他使懦紳代之。將端平雖不起蒙。邊事已有可憂者矣。况以貪庸而挑之乎。歸老五年。力辭丞相印不拜。與之嘿寡世變久已。暭然胥次閑。世皆高之。而不知與之之心。非得已也。于是一統廣州路志與之字正子。廣州增城人。補入太學。紹熙四年登進士第。自小官主官道。以清白自持。嘉定中。由祕書監出知楊州。治最上。聞有趙大子爵衆劫殺。與之捕至。趙大子爵。增城人。補入太學。紹熙四年登進士第。自小官主官道。以清白自持。嘉定中。由祕書監出知楊州。治最上。聞有趙大子爵衆劫殺。與之捕至。趙大子爵曰。我宗室也。不可加害。與之厲聲曰。我非勘宗室。乃勘殺人賊。獄具。遂詮之。一方肅然。四川宣撫使安丙卒于漢中。命與之入蜀為安撫使。制置使威惠兼濟。民悅兵服。全蜀人才。多出其門。如游似一見期以半榻。人目其人為侍從。某人為卿。監某人為師。厥後米如鑒裁。召為禮部尚書。真德秀在經筵。嘗理宗曰。崔與之南歸不持蜀中一物。惟滿載書帙而已。蜀人思與之善政。甚於張誣趙抃。為立三賢堂。祠事惟謹。除參知政事。至拜右丞。稍皆不就。嘉熙三年卒于家。贈少師謚清獻。與之在鄉。杜門讀書。不接世務。中因山賊作亂。起帥鄉部。連事平即上印。退然如一寒素。有叔

犯法。憲司將奏裁。族屬告與之政曲。與之不答。遂聞具案伏與之違盤。未報叔以代面訣。有司廉知之。乃曰。菊坡之親也。可以法坐之乎。遂從未減。君子以是服與之善於處世。廣州南海志。正子增城人。家苦貧。力学自食。先是廣士有當試成均者。率惮遠不行。公毅然勇往。既中選。朝夕肄業。足跡未嘗至虛市。禮部奏名庭。秉桓言官闈。皆人所難言。擢己科。廣人由壁流取第者。自公始。慶濱州司法。淮西檢法官。皆有守法持正之譽。改秩。字建昌新城。素號耕治。公始至。歲適大歉。民有擅發庫者。公折其半足以徇。因請自効。守大異之。固禱用兵。軍需甚急。公悉以牒草收布。一毫不取於民。和糴令下。公依時直躬自文。令民自繫。不擾而辦。為諸邑最。趙漕使希擇余諸邑。視以為法。且持薦于朝。他司相繼論薦。特相欵留中。公不就。授通判邕州。薦者咸以為詳。挽公使留。公不可。諸公中其請。有旨與在內執首亂者戮之。縱其徒不問。閩郡帖然。權守賓陽。提點廣西刑獄。商建臺無狀。相率為亂。公時捕守賓陽。聞變坐烽。叛者將據門拒之。公疾馳以入。偏虛所部二十五州。大半皆荒寂之地。未崖隔在海外。吳時木書誠使。威儀公立。父老咸異。諸郡縣供帳之類。一切不文。兵火不給。奉勞銀錢。自

隨計日給之。停半決連無須列賤。獎廉勸貪。所利舉風米震動。召除金
部屬金虧南奔。邊聲塞怨淮東。公言造業已開。相持六年。尤所措置。大抵虛文從事。
間知楊州。安撫淮東。公言造業已開。相持六年。尤所措置。大抵虛文從事。
宜擇守將。集民兵以固根本。五年以秘書監召。會興元倡亂。寧總計。遂制
臣。除公工部侍郎。奉加獎章。閩待制。知成都府。本路安撫使。公言責邊。斯
可安邊。益州為四路心腹。惟恃錢糧。厚於他郡。軍興革度。告匱。宜厚儲積。
以杜邊隙。拜疏即行。初。安丙檄西夏。大攻金虧不克。虧來威懾益。邊蜀人
擾。丙先公使。直度勑以鎮閩未。除公制置使。盡復四蜀之師。西北二廟。合
從攻康州。叩康州借糧於我。公條畫事宜。密授諸將。隨宜酬答。勝榜諸陝
西五路。遣黎。俾幕端自固。倚我軍為聲援。建言成都難瀕險遠。難於漕運。
立為運米實糧。奏行之。自是兵皆足食。而賴以全。五年丐歸。除禮部尚書。
部使者時候其門。歲僅一再九。未嘗一問外事。端平乙未二月。擢鑄板兵。
自惠陽排衆和州城。郡守曾治鳳宵遁。官吏群遙里第。請公登城。公肩輿
至。聞踰禍福。又遣門人李昂英。楊江中。縱城視諭之。其徒俯伏聽命。歲歉

卷二十七 一百四十一

六

擇甲以歸。而倡謀者黜。甚以嘗害博羅。今懼不見。相半過去。入擢吉端州
以自固。俄有旨。休萬端明殿學士。廣東經畧。安撫使兼知廣州。公即東治
事。亟處條畫。據厚調度。洞中事機。召兵四集。城一戰不支。聚於苦竹嶺。窮
蹙乞降。公令分棘降卒於諸軍。而發其禁。黜。考。俄拜參知政事。八年不變。
踰年拜右丞相。上遣中使促召。命守帥彭鉉勤請。人命郎官李昂英銜命
而至。遞辭九十三疏。上知公志不可因。詔即家除上時政。公手疏數萬言。
上皆欣納。家藏御札七通。有文集若干卷。其文明白謹嚴。家大圖書其瑞
曰。永濟北海。天下老。亦有蓋。靖西伯時。自麻不能起。南海千載。一人非公
誰。公善知人。主乎萬引。惟將似洪咨夔。林峴。了翁。李恆。傅程公許。後皆
為公輔。卒度勑。閩留。當題云。蒲潤清泉。白石怪我。舊望寒。里人采其語。立公
生祠於其地。及薨。贈太師。謚清獻。初。公持節廣右。凡於施行者。雖揚。俾高
惟。月。致。梓。司。在。公。嶺。海。使。民。榜。朱。虛。之。人。人。編。火。其。能。行。擾。民。之。政。日。催
號。為。三。貨。淳祐甲辰。奏。仲。方。大。珠。祠。公。與。張。文。獻。九。齡。子。學。號。為。二。獻。咸
淳癸酉。經。宋。劉。應。龍。人。祠。公。于。西。城。之。南。桂。坊。今。縣。學。即。其。地。也。成都大
一。統。志。嘉。定。中。自。楊。州。移。知。成。都。府。充。四。川。制。直。使。清。介。立。身。人。謂。有。大

中書舍人加侍講直學士院敷詩賦性端厚議論疏通知人體直有遠
識遇引對所陳必剴切至造膝密改有家人不得見其某者上深所器許
九年夏以疾卒年僅四十有四贈中大夫有文集三十卷內外制奏二十
三卷奏議總要五卷通鑑要覽六十卷制海十編監韻五編劍閣韓尚書
之吉誌其墓經筵徵章轉官辭先劄思雖甚厚義有難安輒忘冒犯
於威嚴須至謹陳於悃愞伏念臣等各膺謀眷並列華塗當上聖清光莫
忘之時臣下臣凌學可施之日曾虛淹於歲月逾荐獻於篇章徒有光榮
追無裨益瞻不顧之和悅被天語之寥寂僅僅拜望既叨命錫勑仰和樂
仍沐慈恩已康凡於深仁敢過希於茂渥忽傳玉命側伴進階雖他物之
已承獨此心之是歎竊稽聖代嘗獎饒臣咸平誦禹謨於禁闈尤豐譜無
述於胄藍雖辱眷禮但加服章越推異恩實始近比辭莫復命斯猶在頤
惟更鑑於寵靈殆真成於胃後上累朝廷慶貴之柄下傷精神廉耻之風
伏望推廣大明藍觀小志即收運於前令庶厥塞於公言辭先秉侍講
秉直學士院劄右臣今年月二十三日奉尚書劄子九月二十三日向
惜經筵始置說書以待資淺者遲以歲時方陞天章閣侍講久方除侍

講于時首選則賓昌朝是也臣又惟國家崇重翰苑未至學士皆命兼擢
直院間有侍郎尚書亦帶秉權者至於中書舍人亦有秉權直院其在近
北則王綸是也臣誤蒙授權併沾從班恩寵非常震懼未定全人聲頌宋
吉優進華塗揣分量材實惟恭冒不皇寧處頭此控陳伏望虛慈洞照愚
衷併收成命庶幾內安微量外揚師言所有恩命臣未敢抵受謹錄奏聞
伏候勅旨。韓九吉南閣文集中書舍人兼侍講秉直學士院劄公基誌銘
上乾道九年恩得文學之臣以視草司詔今惟翰林學士品秩甚卑雖
平進士釋褐有文名用薦者入館閣所為制詞一出溫潤詳雅明白有體
也翰林學士今知樞密院周公子充屢請補外上以謂難其人一日中批
以門舊嘗薦公史部尚書韓某曰崔某今安在然後知公之眷未忘且復
用矣某因具言公連有家難適外除陛下用之此其時也既召見即言國
家治否係公論廢興公論者衆心所在理之當然乃人道也頃明招大臣

施舍廢置務合於此上稱善除繼密院編修官便為權直公既拜命從家
言曰翰林院者自唐以來醫卜技術皆預直也至開元別置學士院則專
侍儒臣今之然以翰林權直爲名固不能稱所懼聖朝名未正爾上悟
即更爲學士院權直遂著作郎兼禮吏部郎官又兼崇政殿說書公具辭
曰鑑昔事劉非文字講說所可兼也未幾選國子司業改權直學士院八
年九月拜中書舍人加侍郎直學士院公誠性端厚談論疏通知大體始
以圖人心振士氣為言且謂監司郡守以姦邪之威為強以私給辦事為
能詞訟不理而專事財利教化不脩而壹用刑法長為知要自直宿追講
遇引對所陳必剗切然不矜數計以沽名聲故德予隆甚嘗論備蓄將帥
韓范二公備造之策乞用通練持重從臣三四為沿邊都轉運使委以邊
計。遣軍興則正以宣撫之名或用人生宣撫則併爲判官參貳又言寧執
日先天下士而偏裨將校未有登其門者且令欵納以擇其才執政從官
任紳臣方面於外亦責其薦凡倚健臺諫初除及三衙都統制諸政總領
到任半年各舉勇畧之士籍名集中以備選用皆深英聖意。遣德殿六
箴曰。政令聽察曰用與射。極規正之義且言用人之道不輕於始無忽於
小州縣長官當以教化為務而厚風俗羣臣章奏多應故事從謾無實顧

依真宗朝籍記其言以考察是否則忠言樂輸而虛誕不敢進矣及在經
筵嘗請遇免講日則講讀官以所讀及講解之人并隨義口奏之事錄本
進入以廣聖德而盡儒臣之蘊在西省尤多歎哉。正色無所顧避先是臣
下有援例陳乞既降特旨雖具比類或不一中書無敢審覆公言此非所
以嚴朝廷也宜令有司詳考而後施行上皆嘉納屬歲旱議荒政公引太
宗皇帝救災之舊條五事以獻其說則揮監司郡守謹盜賊嚴賞罰。遂
并傷以定分數而寬稅賦之期量行倚間且乞減諸路丁錢未出空名告
身以誘募入東寃犯民強貸之黨母父繫囹圄以召和氣皆切於用者又
進嘉祐中置寃恤司故事上顧問甚至因條上具詳曰此固根本護元氣
者也頤置一司於戶部詔中外以民間利病未付館職二人編排而倚健
二人者詳陛下與大臣畜揮罷行之底計之有餘矣後論和權之擾輸納
籍沒科罰之弊命令稽緩之由求安靜之吏以寃民力變正直之風以作
士氣因及通判科抑責益以惠其鄉村方議監司郡守將迎之責公曰此
木也獨寅緣互送之績可革爾悉見聽至達牘益陳有家人不得覲其墓
者上深所器許。衆謂公之柄用可期矣九年大疫遽以疾五月薨日以不
起謂天子悼嘆士夫弔者皆失聲墮淚詔贈四官推恩其後所以時卽之

特厚。始公遊行愛溧陽縣山水。買田卜居。及父之喪。侍邑之米福。鄉舉山
墓焉。至是以十年二月丁酉祔于采山。初建康府爲鄉墓事。公字大雅。其
氏族自唐爲甲姓。五代末有師約者。仕南唐。因家靖海。曾祖洪。祖深。皆隱
德于鄉。累世贍善行。以不教為勤。號崔放。生家。至父邦哲。始業進士。而教
子甚力。以子封水事郎。贈宣教郎。嘗招典三十年。承事郎。以累舉奏名。而
公與光教禮聯登第。父子三人同日解褐。鄉人榮之。狀禮爲諸王宮大小
學教授。一病而卒。不數月。公人物故入尤表之。公初主揚州高郵縣簿。次
兩浙轉運司幹辦公事。遂立字於秘書省。逮遷朝除擢皆出上選。三年四
遷而侍西掖典內外制執經勸講。可謂千載之遇。而不究其用。嗚呼。得非
命耶。公博覽雅記。爲文敏鑒。嘗做漢魏至唐爲銳敏。故大曲十二篇。以述
祖宗功德之盛。先稱於時。天以司馬公資治通鑑。於治亂得失。忠邪善惡。
有所未論者。凡一君之後。爲總說一代之末。爲統論。成六十卷。號通鑑要
覽。皆以奏御而上。命公更定呂祖謙所編文鑒中羣臣奏議。其增損去留。
率有意義。有文集若干卷。內外制臺若干卷。所類制海十編。鑑鏡五編。歲
于宋官。自朝奉大夫。贈中大夫。年僅四十有四。女陶氏。贈安人。娶軍器少
監錢侯之女。封安人。一男于瑞。學幾歲。四女子。長及笄。餘尚幼。方公元之
春之隆。且亟歸。年方剛強。

沒也。公悼之甚。誓以己之患。先與其姪余錢夫人。遂推遺澤以成公之志。
故其墓也。士友相率爲之請銘。是重可表也。銘曰。惟文之修。言乃立。學
而能通。濟以識。細鳥歌詩。雖典冊皇猷。韋謨莊潤。色倚崔公。學允力。朴
茂。聖譽斯赫。玉堂增官。首其直溫。然珪璋蘊其德。從橫詞休。論皆益帝
眷之隆。且亟歸。年方剛強。

衆所惜。土准之塙。蓋于溧

崔遵

新津志。遵字懷祖。幽州人。父建昌。字曼卿。大定二十五年進士。

仕至同知武安軍同知節度使司事。懷祖少大。女事繼母孝。與
人交有始終。遷重少諭。木嘗言及人短。長少日在大學。有賦聲。南渡後。
就舉。退居山松山間。課童治生理。亦粗略。前輩如趙禮。邵仲大。張左丞。信
商。馮亳州叔獻。咸爲懷祖大。人行。皆與之詩酒。相往來。懷祖嘉賓客。有
指從容。大推。使人入。人與處。而不厭也。嘗有宿少林。一詩云。青山已有千年
舊。小窗又有三日留。

留其他。社。社稱是。

崔諒

宋文孝義傳。沧州人。七世同居。咸平

永樂大典

卷二七四一

崔公誼

湘山野錄鄧州德學生也。舉不第後竟用第入賓魏公

來已南行教經。一夕宿孤村馬鋪中。風雷陰黑。夜半急叩門呼曰。崔主簿在否。送還僕曰。在。人呼曰。莫州有書。崔聞之方披衣起。未開門。先問何人。書曰無書。只教傳語崔主簿。君合係地勤座役人。數報故禮。逃遁河已。狀貌盛歡。到家連來。始開門。寂無所覩。其乃陳火卿家儒之女。陳卿時知壽州。崔必度其死。遂乘程

送其孥至壽陽。次日遂卒。

崔耕

京口耆舊傳。字革父。丹徒人。後徙金壇。早游上庠。文名藉甚。升

淳熙八年。卒于官無。子耕資稟淳厚。多讀書。知古今。故雖

場屋之文。皆有本源。後徙金壇。寓舍從之游者。多次科云。

崔放生

通川志。崔氏之先。自五代時。達祖師約。避地靜海。遂世居焉。放生公。諱深。乃其後也。公生方三歲。一日戲于母前。遇

有蠍。自穴出。公即移足避之。似恐踐傷。母先之。日是子宿有善習。他日必

有毒。及長。留意放生。雖養豕亦置之草間。每见蠅蝶蚊蚋。必投之殊網。尚活

永樂大典卷二七四一

十一

者必與放脫。此意無少懈。遇率鄉人共為放生會。故鄉人呼為崔放生。家客有貨賸。猶者公隨至舟所。盈載水貨。竊自念曰。此物盡貨之。則害數百萬物。命何可計也。旁或有人告公曰。此物一為水漬。即不可用。公方喜其得計。視彼舟小且輕。因立其上。佯為失足。狀蕩覆其舟。即以有援。不弱人視。公始擣公且。父謂客曰。偶以失足。致此舟覆。料所貨也。為水所漬。不復可用。某當償其直。遂邀客至家。以物命勑諭。質錢償之。公後徙居城南施家巷。舍後有捕雀者。其家有大樹。夜禽雀飛集其上。捕者日技竿設網取之。所獲已不可勝計。公見而謂之曰。爾日責幾何。而殺命若此。捕者曰。有錢。則做道路。則不復為此。公歸取其妻首飾之物。質錢。如所欲與之作本。因令焚其竿網。曾未踰月。捕者如故。公問之。捕者給公至三。公猶不知。之。詰。其妻之類質錢。與之必糞。彼之捨去。此業。捕者給公至三。公猶不知。捕者所婦竿網。非其所日用者。公問之。捕者給公至三。公猶不知。和中。兩淮饑饉。流離滿道。棄遺兒女。或在襁褓。或二三歲。將為餓殍。公見之。即抱負以歸。與其妻日夜躬耕之。小兒滿前。夫婦無厭倦意。後財貨漸漸。人稍復食。公即揭榜。召所親認之。認者駢集。得先兒女。皆涕泣謝公。至有小兒不肯捨而去者。公之好生如此。之類不可勝數。故其陰德垂裕于後。

公之幼子邦哲初就恩科爲郡文學。後以次子在館閣。乾道九年鄉寧授承事郎。公之二孫敦禮敦詩。梁充家勝登進士第。皆以妙齡致身華要。次孫敦義屢預鄉書。源源之慶。當必相襲。昔子公自知決獄多陰德。子孫必有興者。具言果驗。崔家故生會。至今不廢所敍物。命不知其幾何也。則其陰德。豈有既耶。

崔涯

雲谿友議。吳楚之狂生也。與張祜齊名。每題一詩於倡肆。無不誦之於衢路。譽之則車馬繼。未毀之則盃盤失錯。朝日淮得蘇方木。猶食玳瑁皮。懷胎十个月。生下崑崙兒。大布袍。披襖火燒乾紋。補笠篌麻接絃。一着一雙皮履子。統綵絕。摘出門前人。嘲李湍湍黃。晉不語。不知行。鼻似煙。圓耳似鑑。獨把象牙梳。插鬢崑崙山上。月初生。湍湍得詩。憂心如病。使院飲迴。送兄二子。躋踐而行。乃道傍再拜。統灼目。湍湍被候。三郎六郎。伏望表之。入重贈一絕句。粉飾之於大賓居。秉光臻其戶。或戲之曰。李家娘子。纔出墨池。使登雪嶺。何期一日黑白不均。紅樓以為倡樂。無不長其嘲謔也。祐涯人在維揚。天下晏清。篇詞縱逸。貴達欽悼。呼及風生暢。此時之意也。贈詩曰。覓得黃鸝縫綯段。善和坊裏取滿滿。揚洲近日潭。

風差。一采能行自牡丹。雜嘲二首。二年不到宋家來。阿母深居僻巷中。舍淡向人羞不語。琵琶絃斷倚屏風。日暮迎來香閣中。百年心事一宵同。寒難收翼。秋意外。已覺恩情逐曉風。大憇放詩曰。亦拔絲雨小竹簾。槿花還似去年時。淡黃衫子渾無也。腸斷丁香盡。雀兒崔生之妻雍氏者。乃揚州憇劫之女也。儀質閨帷美。才甚。嫁以崔郎。甚有詩名。資財每厚。崔生嘗於飲會之處。累無祥故之願。但呼妻父雍老而夫。雍久之不能容。勃然杖劍呼女而斥。崔秀才曰。某河朔之人。唯襲弓馬。養女合嫁軍門。徒慕士流之德。小女違公。不可割離。便令出家。立今涯妻判髮為尼。汝若不從。吾當揮劍。涯方悲泣悔過。雍亦不聽分殊。親戚揮物。別易會難。涯不得已。裁詩箇增。至今江浦。雖愁莫不吟諷。是詩而惜別。詩曰。龍上流來龍下分。斷腸嗚咽不堪聞。姪娥一人月宮去。巫峽千秋空白雲。

崔膺

桂苑叢談。博陵人也。性狂少。長於外家。不齒。及長能文。首出衆子。作道傍孤兒歌。以誠外氏。其文典而美。常在張建封書院。榜其才。引為上客。善為畫。因酒興。偶畫得一尺馬。為諸小兒稱。一旦將行。管人呼稱膺失馬。狀公令捕之。廟將問。毛色應云。膺馬昨夜猶在廄下。監

軍怒。請食之。建封與監軍先有約。彼此不相違。建封曰。却乞取崔虧。軍中遂捨之。後淮南節度杜祐。先婚梁氏。死女七人。梁卒。策嬖姬李氏為正嫡。有勅封邑為國夫人。虧姦勸請讓。追封亡妻梁氏。祐請虧為表冢云。以安為妾。魯史所禁。又云。宜伊身殘之時。妾同勤苦。宣達之後。妾享榮封。云。女遂乃梁氏得追封。李亦受其命。時議美焉。其後終為李氏所懲。杜日公命食死肉。固為李氏割害而卒。已前虧人於宛陵太守故一小時獲宥。斯人感之。以女為託。光虧性狂恐。後有棄背。乃請一帖目。立帖索婢。不可為妾。驅使理之。常餘其後。朱棄擗不錄。斯人執書理之。云。棄日丈字兒任。虧乃笑。今辭去。惟楊志李涉。醉中贈崔虧。與君兄弟斤嶺故。與君相逢揚子渡。白浪南分美塞雲。綠楊西入隋宮路。隋家文物今雖改。舞館歌臺今尚在。楊帝陵邊草木深。汴河流水空歸海。今古悠悠人自別。似此繁華終未歇。大道青樓失草煙。瑤墀綢帳閉明月。與君一言兩相許。外捨形骸中爾汝。楊州歌酒不可追。洛神袂。湘妃語。自馬黃金為身置。誰能獨美他人醉。暫到香爐一夕間。龍辰愁眉百年事。君看白日光如箭。一度別未顧。一叟半寐候印佩腰間。

莫遣着花鬢如霜。

崔嘉彥

江州圖經志。字子虛。成紀人。脩神農老子之術。東下吳越。以耕戰之業。干時事。趙雄。雄奇之。未及用而去。國。嘉彥亦西

歸。過廬山。得政商原庵址。築室居焉。堅田種菜。畫疾耕。夜吐納。四方之士皆取食焉。病廢孤老無婦者。皆收養之。筋力至老不衰。朱文公素嘗訪之。傾蓋道說平生。素為賦詩曰。無處堪投迹。空山寄一樣。慙門窺絕壁。繚徑上層巒。櫛聞春江浪。簷空擊谷泉。丹經閑日讀。不為學神仙。先是張棟寄詩曰。厭踏千山折。欣遲崖數株。木冠存古制。松雪對華顛。自渡覽中酒。仍來潤底泉。桃源疑此是。不必問神仙。素故和之。又記其庵。素見叶龍庵。與西原鄭嘉彦實經紀之。素狹滿舌。嘉彦不復上城。年八十三卒。素寄詩挽之。問陝遺耆老。天資特勇多。雙瞳光射日。寸舌辨傾河。居俯三江近。隣從五老過。廬空人不見。獲鶴奈愁何。林下相從舊。回頭一十年。君論金鼎訣。我賦白雲篇。泉石無閒憲。丹砂結世緣。康山空坐骨已作洞中仙。

崔仁冀

臨安志。字子遠。錢塘人。初姓具。母多疾。父詢欲致役以藥鑄米。事竣。做通儒學士。做罷沈子虎政事。以仁冀代之。總兵安太祖。半旨於做日。元帥先此陵。有大功。可曾未與朕相見。仁冀告做曰。主上英

武所向無敵。保扶全名上策也。做深然之。及太宗時，做遠獨與仁冀決。某納土。上以仁冀為淮南節度使。做薦其才可用。擢授衛尉卿。判大理寺。後移知撫

州事。

崔貢

臨安志。字廷頃。仁和人。端重有學識。健行。防備黨黑。咸。敬事之。大觀中。詔天下郡縣保任士有孝弟。旌。嫋。任恤中和。八行者。貢入大學司成考驗。以聞。釋褐。命官。咸和五年。郡太守董正封舉。應詔以禮廷。致于學。授。泉州文學。卒。鄉人。追。一曰八行先生。後仁和縣學立三賢祠。建。與諸文公許

荊州並祀焉。

崔希甫

元一統志。高郵人事。宋有大武才峯。清美屬於朝。召見。賜金紫。知原州。召拜監察御史。更置諸道事務。人而賜金紫。

仍今賜魚符。號。重金御史。

崔唐

周。蘇登。懷錄。閩人。與蘇子容。呂晉叔。同學相。婢。二公。登第。崔撫然。罷舉。澹。于。自持。有。遺物。雖形。立於。猶。之意。其。後。二。公。入。三。館。

永樂大典卷三千七百四十一

十四

未。馬。皆。出。循。汴。岸。見。一。士。艤。舟。坐。窓。下。蓋。崔。也。亟。就。謁。之。問。其。別。後。況。味。日。初。到。崔。中。恰。有。錢。百。千。以。其。半。買。此。舟。來。往。江。湖。間。其。半。市。雜。貨。時。取。瓶。以。自。給。意。所。缺。往。則。從。之。初。無。定。止。粗。足。衣。食。而。已。不。求。有。餘。雖。云。沈。搜。飄。蓬。差。愈。於。應。舉。竟。官。時。也。二。公。邀。與。歸。不。可。但。和。官。居。坊。曲。所。在。日。當。往。先。臨。別。惆。悵。而。去。明。日。自。局。中。還。各。覩。崔。留。利。於。是。再。訪。舟。次。則。不。知。所。在。夫。尋。則。覩。利。字。其。木。有。細。書。一。絕。句。云。集。仙。家。問。主。淮。買。得。魚。奇。度。歲。華。樓。有。黃。皮。尊。有。酒。少。風。波。處。使。為。家。

崔禧

歸。潛。志。字。伯。善。衡。州。人。與。屏。山。同。年。進。士。也。長。於。丈。學。歷。代。典。故。無。不。通。南。渡。烏。輸。林。待。利。與。閑。屏。山。同。在。院。後。出。判。永。州。病。卒。

崔子方

儀。真。志。字。彥。直。涪。陵。人。也。徙。家。居。于。縣。南。遠。城。之。西。通。秦。

仙。平。記。判。石。醉。翁。亭。側。人。書。興。歐。陽。文。忠。公。辨。芳。草。詞。詩。

崔闡

南。康。志。字。誠。光。星。子。人。自。少。讀。書。不。務。進。取。博。懷。清。曠。平。日。以。琴。自。娛。始。遊。京。師。士。夫。見。其。風。表。莫。不。倒。屣。後。倦。游。復。歸。乃。結。

永樂大典

卷二七四一

廬于玉潤兩山之間。號惟足庵。謂玉潤道人。宋坡遇之。因謂醉翁喜鄉
那山水之勝。而沈遲以琴寫其聲。惜無其詞。今。玉潤道人特妙於琴。故
因其聲而爲詞。書以補之。石刻今在邵齋。九江府志。閑星子人也。不事耕
農。宋玉潤之上。耕種以給。自號無着道人。蘇軾號之曰玉潤山人。城游山
必館焉。有寄酒詩云。雪堂居士醉方熟。玉潤山人冷不眠。閑妙于琴不拘
操弄。而有清致。每恨醉翁操有聲無詞。因對絃絃之。賦倚聲爲詞。一寫而
就。城後寄詩云。道合何妨過虎溪。高山流水是相知。與君一別興多日。夢
到琅然夜搘時。蓋搘操中琅然清圓之語也。程供送閑入山詩。自露下脩
竹。當意作秋聲。冷然拂高絃。客子中夜驚。振衣一長嘯。下賴如飛星。昔者
去草堂。新松蔭軒榮別未。今十年。霜華已青青。想見留雨姿。森蒼舞蛟練。
歸歟當及健。窮栖亦何營。一日作頃日。每與本坡心印傳。雪堂終日悟琅
然七絃。高掛彈無用。明月當天一照圓。而卒年七十八時。有皮仙翁者。不
知何名。亦與蘇黃往來。庭堅嘗爲賦。清江引日。先生抱琴上客床。坐中今
列挺清霜。琴心靜與人意會。一鴻萬里之長江。七絃雖在十指空。江水東
流波不動。仙翁默坐。我忘機似成白晝羲皇夢。其風槩可知。

永樂大典卷二七四一

十五

崔白

鳳陽府圖經志。字子西。東漢人。善畫花鳥之類。無不精絕。宋畫院較藝者。必以黃筌父子筆法爲程式。自白及吳元瑜。出其格。

遂父神宗朝直參知政事。御承稱首補圖畫院藝學。見圖繪寶鑑。

崔臯

合肥新志。紹興十五年二月十九日戊午。李顥忠軍統制。政金人于舒城縣二十日已丑。旅俊先廬州。金人退于紫金山。張俊得廬州。與楊沂中割

得廬州。皆駐于廬州。

崔德明

鳳陽府志。紹興五年。金人自六合北歸。張浚遣王進追之。虜衆潰墮淮水而死。崔德明大敗之。於盱眙。

肇慶府圖經志。新興人。大理寺丞。

崔蠡

智學記。吉戶部侍郎。崔蠡。上疏論國忌日設僧齋。百官行香事。無輕擾。詔曰。朕以郊廟之禮。嚴奉祖宗。備物盡誠。庶幾昭穆。恭惟忌日之感。所謂終身之憂。而近代以來。婦依釋老。做二教以設食。會百姓而行香。得以有助生靈。其責福祚。有異皇王之術。頗乖教義之宗。昨倚

崔森奏諫。遂遣討辱本末禮大令式。曾不誅明。督俗因循。惟當整革。其兩京天下州府以圖忘日於寺觀。政事不行。起今以後。並宜停罷。此固成四年也。唐世禮大不為知禮者所許。然如此等事。猶能釐正。不若復世定著不刊。以為臣子恭順報效之節。無逾於此也。近傳蘇子瞻程正叔爭行香日食革素。饋有劉氏左袒之謂。而范淳父黃魯直各私其所主。遂結怨嫌。然則安於流俗。而計恭慢之偏。恐或未考也。

崔斌

元史斌字仲文。馬邑人。性警敏。多智慮。冠岸雄偉。善騎射。尤攻

進脩成淮南。誠負才俊。卜擇吉帶。甚敬禮之。兵駐楊州西城。俾斌領騎兵。覘敵形勢。斌視敵兵亂。潛出襲之。多所殺獲。俄丁父憂。襲授金符為總管。中統元年改西京參議宣慰司事。世祖嘗命安童舉漢人識治體者一人。安童舉斌入見。教陳時政得失。曲中宸慮。時世祖銳意圖治。斌危言諫諭。直指面斥。是非立判。無有所諱。帝卒上都。嘗召斌。斌下馬步從。帝命之騎。因問為治大體。今當何先。斌以任相對。帝曰汝其為我舉可為相者。斌以安童史天澤對。帝默然良久。斌曰陛下宜以臣張師所舉。未允公議。有所惑歟。今近臣咸在。乞米興言。陛下裁之。帝俞其請。斌立馬題言曰。有旨問

安童為相可否。衆謹然呼萬歲。帝悅。遂以二人並為相。除斌左右司郎中。每論事帝前。群言終日不決者。斌以數言決之。進。尤必與近臣偕。其所獻替。雖密近之臣。有不得與聞者。以此人多忘之。會阿合馬立制國用使司。專總財賦。一以格先為事。斌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益臣。於事前屢斥其姦惡。至元四年。出守東平。五年。大兵南征。道毒張卒。有撤民席。投具赤子於地以死。訴於斌。斌馳謂主將曰。未至敵境。而先殺吾民。國有常刑。汝亦當坐。於是下其卒于獄。自是莫敢犯。歲大侵徵。斌如常年。斌馳奏以先復。請于朝。得楮幣十萬緡。以振民饑。六年。除同僉枢密院事。襄樊之役。命斌爲河南行省事。方議攻鹿門山。斌曰。自峴山西抵萬山北。抵漢江。築城浚塹。以絕餉援。則襄陽可坐制矣。時調曹濮民丁屯田。南陽斌議罷。曾濮毛民以近地。兵多者補之。民以為便。斌議戶部給濱青。滄鹽。奉付行省。募民以采貿之。仍增價和糶。遠近輸販者。輒賴餽不勞而集。有旨河南減其半。為宜。從之。襄陽既下。轉嘉議大夫。仍僉行中書省。十年。詔丞相伯顏總兵南征。改行省爲河南宣慰司。加中奉大夫。賜金虎符。充宣慰使。是時襄陽。正陽諸軍。急道河南。供億雖繁。而事無缺。大伯顏既渡江。分阿里海

臣已服其奸。忠于餘事。乞召阿里。廷辨。帝曰。已勑中書。凡阿合馬所用皆
罷之。窮治黨與。織志無遺。事竟之時。朕與汝別有言也。又請以郝楨。劉摶。
錢尼從之。尋奉旨。鈞考樞密文牘。遂由刑部尚書。升御史中丞。或言臺臣
於國家政事得失。生民休戚。百官邪正。雖王公將相。亦宜糾察。近唯御史
得有所言。臣以為臺官皆當建言。庶於勦家有補。選用臺察官。若內中書
必有偏徇之弊。御史宜從本臺選擇。初用漢人十六員。今用蒙古十六員。
相參處。虛為宜。皆從其言。二十年後。以刑部尚書上疏。言時政十八事。一
曰。間廣言路。多選正人。奮直上前。以司喉舌。庶先黨附壅塞之患。二曰。當
阿合馬擅權。臺臣莫敢辭。其非道。其事敗。然後接踵隨聲。徒取譏笑。宜別
加選用。其舊人除蒙古人取。堅斷外。餘皆當問罪。三曰。樞密院定奪軍官
賞罰不當。多聽阿合馬風旨。宜擇有聲望者為長武。庶幾號令明而賞罰
當。四曰。翰苑亦頃阿合馬風旨。宜博訪南北耆儒碩望。以重此選。五曰。郝
楨耿仁等。雖在典刑。若是者尚多。罪同劉異。公論未伸。今次第屏除。六曰。
貴游子弟。用即顯官。幼不講學。何以從政。得如左丞許衡。教國子學。則人
才輩出矣。七曰。今起居注。所書不過廢事。檢目而已。宜擇蒙古人之有聲
望。漢人之重厚者。居其任。分省上直。帝主言動必書。以垂法於無窮。八曰。
永樂大典卷三十七百四十一

十八

永樂大典

卷二七四

知。自今三品已上必引見而後授官。疏奏。昨日命中書行具數事。餘命典御史大夫玉首帖本先議行之。又言江南盜賊相挺而起。凡二百餘所。皆由拘制水手。與造海船。民不聊生。激而成變。日本之後。宜姑止之。又江西四省軍為宣董民力。力強以土產所無。凡給物價與民者。必以實。召募水手。當從其所欲。伺民氣稍蘇。裁力袒備。二年後。末征未晚也。世祖以為不切。目爾之所言如射然。挽弓雖可觀。發矢則非是矣。或人言昨中書奉宣差官虎量大都州縣地畝。本以革職勢取升之弊。欲其明白。不得不於軍民諸色人戶通行霖實。又因取勘。畜牧數日。初意本非擾民。而近者浮言胥動。恐失農時。乞降旨。省諭詔中書即行之。人言建吉者多。犹是孰否。中書宜集議。可行者行之。不可則明諭言者為使。人言各路每歲選取宦女宣寵。又言宋太祖院小口解出入官糧。與所察隱所宜頒行。皆從之。二十一等錢。勅廢盧世榮不可居相職。忤旨罷。二十三年。加集賢大學士。中奉大夫。同翰林院事。尋出為甘肅行省右丞。召拜中書右丞。與中書平章政事朱木丁奏曰。近者桑哥嘗閏四年中外諸官解有不以銷而得者。其兄弟故舊妻族皆授要官美地。唯以敗蔽九重。朕創百姓為事。宜除兩省嚴加考覈。凡入其黨者皆汰逐之。其出使之臣及樞密司官受賄者論如律。仍追宣勃除名。烏民又奏桑哥所設衙門。其閑冗不急之官。徒費祿食。宜令百司集議汰寵。及自今調官。宜如舊制。避其籍貫。庶不害公。又大都高賛戶。多為桑哥等所容庇。凡百徭役。止令貧民當之。今復徭役。不以何人。宜皆均輸。有敢如前以請求人容庇者罪之。又軍站諸戶。每歲官吏非石取索賦稅倍蓰。民多流移。請自今非奉旨及省部文字。杖杖缺民。及役軍伍者。論如法。又忽都忽那顏籍戶之後。各拔下安撫招集。太宗燒行之。江南民為籍已定。乞依太宗所行為是。皆從之。二十八年。由中書右丞遷御史中丞。或奏太醫院使劉無良。嘗任宋。練達政事。比者命其參議機務。衆皆稱善。乞以為翰林學士。俾議朝政。又古行御史臺言。建寧路總管馬謀。固補盜犯及平民。榜掠至死者多。人得掠入財。追逼庚文。受民財積。百五十致獄木兵會赦。如臣等議。馬謀以非罪殺人。不在原例。宜令行臺詰問。明白定罪。又言昔行御史臺監察御史周祚。勦尚書省官忙兀哥教化的。納達利丁減里奸賊。納達利丁減里反。詛祚以罪。遣人詣尚書省告。桑哥唆林以聞。流祚于慈答。孫妻子家財並沒入官。祚至和林遇亂。走還京師。桑哥又遣諸雲南理算錢穀。以贖其罪。今自雲南回。臣與省臣聞其伏詞。為罪甚微。宜復其妻子。皆從之。二十九年。或督御史大夫玉首帖木

兄等奏四方之人未聚朝下幸言事以干進國家名器資品高下其有定格。臣等以為中書樞密宜早為鑑定應格者與之不當與者明語其故使去人言事有是非當否宜早與詳審。言之當者即議施行或所陳有須詰難條其者即命具人講究否則罷遣。帝嘉納之。又奏納達刺丁減里坊都江萬理筭積久逋賦期限嚴急。除半追逮半於道路民至嫁娶賣女殃及親隣。雖揚錢唐受害最深無敢而預其生五百餘人近者閭里按問患皆首實請死。士民力知聖天子仁愛元元而使之至此極者實系哥及其党黨之為也。莫不願食其肉。臣等共議此三人者既已伏辜宜令中書省御文臺從公論罪以謝天下從之。又言河西人薛閻干領兵為宣慰其史請廉訪司告其三十六事。機僉事薄閻而薛閻干率軍人僉問者序之且奪籍人家直偽莫辨。臣等請自今凡使臣必降聖書。省臺院諸司必給印信。文書以杜奸政。市日何人乃敢爾耶。對曰。唆利也奴伯顏察兒比嘗傳旨收罪人。帝憲可其奏。又奏松州達魯花赤教導自言不願為錢。教官願備。

貞廉訪司。今木八判沙上聞傳旨至臺持余安用臺臣。所宜奉行。但徑自陳獻。又且嘗有罪。理應區別。帝曰。此自卿事宜審行之。又奏江南李金言葉李過庭被旨赴京以辨。余葉李物故事有不待辨者。李金本儒人。請授以教官。旌其直言。又奏鄂州一道舊有按察司。安木木憲其害已。余朵哥奏罷之。又詔郢州等九郡境土亦廣。宜復置廉訪司。行御史臺。舊治揚州。今揚州隸南京而行臺移治建康。其准來廉訪司舊治。宜移治揚州。又奏諸官吏受賊。在朝則諸御史臺首告。在外則諸按察司首告。已有成憲。自余哥持國受賊者不赴憲臺憲司而諸諸司首。故爾反覆牽延。事久不竟。臣謂宜如前旨。惟於本臺行臺及諸道廉訪司首告。諸司無得縱受人監察御史塔的失言。女直人教化的去歲東征。妄言以木千石餉閻里。鍼木兒軍萬人。奏支鈔四百鈔。宜令本處廉訪司究問。與本處行省追債議罪皆從之。三月中書省臣奏。請以或為右丞。世祖曰。崔琰不受於言。惟可使任言責。閏六月又同御大夫王旨帖木兒奏。近秋熙告河間鹽運司官丈。盜官庫錢。省臺達人同告者雜門。凡貳二萬二千餘鈔。已徵八千九百餘鈔。猶火一萬三千一百餘鈔。運使張庸嘗獻其妹於門合馬有龍。阿合馬既沒。以言奸事。并哥復有龍。故虧賣緣戚屬。待久居漕司。獨盜

三千一百錠。臣等議宜命臺省遣官同廉訪司倍徵之。人吉月林伯察江西廉訪司官木兒赤帶河東廉訪司官忽兒赤禮報盜賊抑奪民田食污不法。今月林伯以事至京宜就今詰問人言揚州鹽運司受財多付商賣鹽計直訛缺二萬二十八百錠。臣等以謂追從足斗謀以歸者誠以歸臺斟酌定罪以清蠹源並從之。又奏江西唐王始以妖術致位集賢當乘哥特國遣其括核江西學政貪酷恭橫學校大廢。近與臣言撒里蠻答失蠻傳旨以江南有謀叛者。俾秉傳往勑明日訪知為毛速忽查山欺罔奏達玉在京師猶敢誑誕如此。宜亟追還訊問帝曰此惡人也遣之往者朕未嘗知之。其並禽以來三十年或言大都民食唯仰客糧。頃錄官括商船載運諸物致叛鬻者少未償判踐。臣等議勿令有司括船為便。從之資未提舉張簡及子乃蠻帶告職。嘗受那道源許宗師銀萬五千兩。人兵子知微訟或不法十餘事。有旨就辦中書或已書簡等所告與已宜對者為積袖之視而後對簡父子所告皆無驗。並繫獄。簡庶凡仍籍其家一女入官。乃蠻帶知微皆坐杖罪除名。三十一年成宗即位先是或得玉璽于故臣札刺氏之家。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即以上之徵仁裕聖皇后至是皇后手以授于成宗。或以久任憲皇乞還他職不許。成宗諭之曰卿若辭避

永樂大典卷二七四十一

三

其誰抗言哉。或言肅政廉訪司亦積而今總管府檢勦非宜成宗曰朕知雖行當時事由小人擅奏耳。其改之大德元年或人條陳臺憲諸事皆見於施行。於是或居御史臺久又守正不阿以故人疾之。監察御史幹羅大利劾奏中丞崔或。尤在先朝嘗有罪逮其所籍家產非宜等事。成宗怒具妄言笞而遣之。十一月御史臺奏大都路總管沙的盜支官錢及受賊計五千三百緡。准律當杖百七十不赦。以故臣子從輕論而成宗歎止權停具職。又與御史大夫只而合郎執不可。已而御史又奏或任中丞且十年非所宜或遂以病辭成宗諭之曰卿之辭退誠是已然勉為朕少留之間十二月兼領侍儀司事。與太常卿劉無健奏折正朝賀歲常督儀仗萬安寺成宗曰去歲九都帶以雪故未復今而復然諸不至及夫儀仗殿中司監御史同評之。二年加榮祿大夫平章政事尋與御史大夫毛克勤亦奏世祖聖訓凡在稽恤人皆獲其安。今歲月滋久老者已夭少者不學宜遵先制。俾廉訪司常加勦捕成宗深然之。命或與不忍木阿里軍散里同翰林集賢議特降詔條使作成人材以備選舉。或以是歲九月卒至大九年七月贈推誠復止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追封鄉公謚忠肅。

崔敬

尤文敬字伯恭。大寧之忠州人。通刑名法律之學。淮東山南廉訪司皆辟書丈。天曆初辟御史臺察院書丈。歷刑部今丈。徵政

院掾丈。遂陞中書掾。至元五年間。累考及格。授刑部主事。六年遷樞密院都事。拜監察御史。時既毀文宗廟主。削文宗皇后太后的號。徙東安州而皇弟燕帖古思大宗子也。人故之高嚴。敬上疏。累日。大皇復不執之。愆已。徵廟祀。叔季有階禍之罪。亦削洪名。盡孝正名。斯亦足矣。惟念皇弟燕帖古思太子。年方在幼。雖比揣迷。天理人情有所不尽。明皇當上賓之日。太子在襁褓之間。尚未有知義。當矜憫。蓋武宗視明文二帝皆親子也。陛下與太子皆嫡孫也。以武皇之心為心。則皆子孫固無親疎。以陛下之心為心。未免有彼此之論。臣請以世俗喻之。常人有百金之產。尚置義田。宗族固阨者為之教養。不使失所。况皇上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子育黎元。當使一大婦無不得其所。今乃以同氣之人。置之外度。過足貽父邊邦。取辱外國。先蠻夷之心。不可測度。倘生他變。關係非輕。興言至此。良為寒心。臣願捨身以贖太子之罪。望陛下遣近臣迎歸太后太子。以全母子之情。盡骨肉之義。天意回。人心悅。利宗社。幸甚。不報。天子疏諫。天子巡幸。上都宜御內殿。其舉可。世祖以上都為清暑之地。半駕行幸。歲以為常。間有大安殿。

有鴻禧睿思。所以保養聖躬。適起居之宜。存敬畏之心也。今大利幹耳朵思。乃先皇所以備宴游。非常時臨御之所。今陛下方以孝治天下。屢降德音。祿行宗廟。親祀之禮。雖勤植無知。固不歡悅。而國家多故。天道變更。臣備負風紀。以言為職。顧大駕還大內。居深宮。嚴宿衛。與宰臣謀治萬機之暇。則命經筵進講。究古今盛衰之由。辨熙聖學。乃宗社之福也。時帝數以歷代珍寶。分賜近侍。敬入上疏曰。臣聞世皇時。大臣有功所賜。不過禁革。重惜天物。為後世慮至遠也。今山東大飢。然南亢旱。海潮為災。天大示儆。地道大寧。京畿南北。蝗飛蔽天。正當聖主恤民之日。近侍之臣。不知處此。奏稟求請。殆無虛日。甚至於府庫百年所積之資物。遍賜僕御閭寺之流乳稚童。挾之于帑。帑歲或空。萬一國有大事。人有大功。人將何以為賜乎。乞追回所賜。以示恩不可濫。庶尤公論。是年出爲山北廉訪司事。按部全寧。獄有李秀以坐違偽鈔。連數十人。而皆與秀不相識。敬疑而獄之。秀曰。吾以訓童子為業。居村落間。有同空秀。余謂秀為偽造鈔者。捶楚之下。不敢不屈服耳。敬詢知始終者乃大同王濤。十餘年事不泄。而有司誤以李秀為王濤也。移文至大同。果得王濤為真。造偽鈔者。至正初。達河南。入達江東。所至抑豪強。惠下窮。流寃滌。興學勸農。百廢具舉。除江西行省左右

永樂大典

卷二七四

司郎中入爲諸路寶鈔提舉改工部侍郎。十一年遷尚知大都路總管府事直沽河以數年中書省委故交台之給鈔數萬疋募工萬人不三月告成。咸服其能。除刑部侍郎。遷中書左司郎中。十二年歷兵部尚書爲樞密院判官。十四年遷刑部尚書。廣東府憲雖以沙加班處大連敗詳憲府以私相害。致有是變。殺人者自有典章得坐一人。大連非謀反則不科得坐一家。設立論全重而就輕。朝廷咸以爲然。十五年後爲樞密院判官尋拜參知政事行省河南。僕爲兵部尚書兼濟寧軍民也。因使朝廷給以鈔十萬疋。散於有司。招致居民。率士立營。屯種歲收得百萬斛。以給邊防。居歲餘其法井开十有七年召爲大司農少卿。遂拜中書參知政事。益破齊魯。改興平章政事。答蘭。參知政事。俺普分省。陵州。陵州乃南北安衝無城郭而居民散處。取俸兵刑戶工四部事供給。諸軍事無不集。丞相以其能上聞。賜之上尊。仍命其便宜行事。改興平章政事。俺普嘉誠曰。我軍強且勝。彼將敗而降。如得仗義之士。直抵其巢穴而招安之。亦方面之幸也。有國子生王恪等願請往。故以便宜授以官伴之行至鄆城。見李秉舜。田豐等論以逆順禍福之理。豐與秉舜皆悔過自新。山東郡邑之後。敬之篤居多。故以軍馬供給浩繁而民力日疲。乃請行納東補官之令。中書以其言納。詔以永如故。謚曰忠敏。

永樂大典卷二七四

二十三

之。河北燕南士民踵歸而至。積粟百萬石。綺段萬疋。用以給軍費。民獲少蘇。十八年除山東行樞密院副使。俄遷江浙行省左丞。年六十。增資善大夫。江浙行省左

崔洪範

蘇人。諱洪。崔孝廉名顯字惟卿。有官君子也。不稱其官而目

臺御史。雲南漢中四川運副。剛正嚴明。聲播朝野。

東郡志。字士元。

安豐務提領。

崔孝廉

孝廉者。著其行也。著其行者。所以崇世教也。侯羊喪父。獨善養女。女年七十。樂居鄉里。其兄十夫長昌戍齊安。不敢歸。俟方隨牒往達州。獨慨然曰。吾年尚盛。服官政之日長。奉親日短。曷忍遺吾親乎。遂棄官侍母。母年八十五方終。侯養志持其歡居喪。致其哀。光武走江淮。迎其喪歸。此侯孝弟之行。著于家者也。侯初佐官長熟。即以清謹見稱。及尹建平。奉法而無所私。民之富者。安之。貧者撫之。強者抑之。弱者植之。上下相親。有如父子。崇仁版戶。四萬。松牒填委。侯識精明。片言折之。猾吏無文

致之苛田里絕迫呼之擾。當天曆卑荒之餘，民被饑瘦之苦，侯勤艱脈恤，衆獲休養。此侯廉平之政著于民者也。侯由門功入官，以奉親辭歸，再調鹽官州判官，廣平郡鄉鄰戶皆不耗上供，老終喪子，調至開縣戶，人以光表，弗克終任。歷尹建德之建平縣時，之榮仁民皆舉戀涕泣不忍代去。于時候年已老，始遣長孫知州，郵使者屢應其材。侯未嘗妄進取賤，更五十餘年僅受八命，積階奉政大夫。此侯爵官之始終也。當金季世，將兵千人，歸人師國王後從大師逃叛降武仙，先侯真父官主管軍千戶。真定同知權府事，諱祥者，侯之祖也。佩金符行軍千戶。戍鄧，治壁壘。率宋將帥張貴，鉤船于襄陽，敗江州都統軍鄂之武礮，追宋資，歸于丁家州。獲將士二百，戰艦五十，虜魏江淮數年。不之官，至豫遠大將軍所，浙江淮行都轉運使，贈博陵郡侯。諡桓靖，諱德彰者，侯之考也。北京行六部尚書，贈太保。趙國康惠公秉直之孫，宣權五路萬戶。天安之女，封博陵郡夫人。史氏者，侯之妣也。中書左丞相贈太師，鎮陽忠武王天章之孫，同知澧州路總管府事。祥之女，封元氏縣君。史氏者，侯之配也。自大寧之肅庶居真定之真定，侯先世達彼之所由也。富庶之北，韓岩真定之治頭原。侯祖考宅，父之所歸也。侯家世勞伐之舊，內外姻族之盛，曾不以富貴奢榮有所改易。而之言當，固有可不思其故歟。然則孝廉賢矣哉。